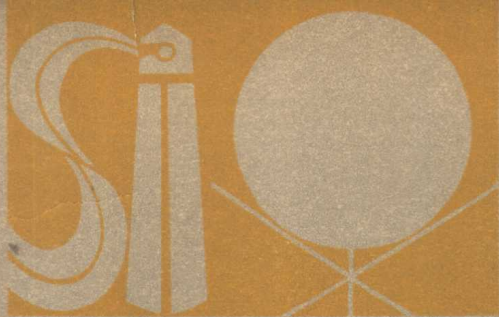




恋爱婚姻道德风尚 曲 艺 选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编

恋爱 婚姻 道德 风尚 曲 艺 选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孙 凤 梯

恋爱 婚姻 道德 风尚

曲 艺 选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4.5印张 79千字

1980年1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定价0.28元

前 言

今年七月间，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曲协等单位在首都联合举办了《恋爱与婚姻》曲艺专场。九月间，共青团中央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举办了《道德风尚》曲艺专场。这两个专场的节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放以后，受到各地听众和观众的热烈欢迎，要求能经常举办这种富有教育意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各地业余演出团体和很多青年同志也来信索取这些节目的原稿，准备宣传演出。为此，我们谨从这两次曲艺专场中选出部分节目，编印成这本书，以满足各地同志的需要。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 次

前言	1
倔闺女 (快板书)于万海 陈连升作 梁厚民改编	1
幸福属于谁 (快板书)于万海 王金宝 陈连升改编 梁厚民整理	11
唐僧行贿 (山东快书)刘肃	20
两样心肠 (山东快书)刘司昌	32
迎亲曲 (快书小段)赵连甲	40
巧相逢 (山东琴书)陈连升 于万海 王决	45
诗·歌与爱情 (相声)姜昆 李文华	50
约会 (相声)廉春明原作 马季 唐杰忠演出本	62
搞对象 (相声)梁尚义作 李金斗 王文友改编	73
财迷丈人 (相声)刘凯 侯跃文	85
我 (相声)常宝华	97
教训 (相声)王鸣录	106
指妈为“马” (相声)廉春明 靳敬	120
洞房火警 (相声)孙中林	126

倔 闺 女（快板书）

于万海 陈连升作 梁厚民改编

有个姑娘二十一，
又肥又胖个子低。
长得挺丑爱打扮，
经常穿红色“布拉吉”。
可她没脖子没腰上下一般粗，
就象信筒子刷上了一层红油漆！
她就在食品商店卖水果，
整天对顾客发脾气。
说出话来憋倔楞脏不讲理，
那横劲简直出了奇。
这姑娘姓范叫范戈，
还有个外号“倔闺女”。
这一天，新到了一批好水果，
——天津特产大鸭梨。
来买的顾客特别多，
争先恐后把钱递。
倔闺女是满脸横肉瞪着眼，
把那嘴撅得能拴一头驴！

“哎哎哎，我说你们能不能够自觉点儿，
买东西懂不懂得按次序？
我就有一个脑袋两只手，
都说话我这儿听谁的？
告诉你们，要是份量不够少找了钱，
再要我可不给你！”
“喝！”顾客们心说，“卖梨怎么还带唬人的？！”
有几个人纷纷就把意见提：
“同志，你对顾客瞪什么眼呢？”
“这服务态度可真成问题！”
倔闺女一听火儿更大了，
她抱着个胳膊一稍息：
“怎么着？你们是来买梨还是买态度？
我这不卖态度就卖梨！
告诉你们，这一点权力我还有，
招烦了我不卖给你！
不愿买你到别处去，
到我这儿就是这规矩！”
这时候，从队里走出来一个老头儿，
穿着一身粗布衣。
手里拿着一个大草帽儿，
花白的头发短胡须。
“小同志，你刚才的说法可不对，
售货员哪有不卖东西这个权力呀！
你叫什么名字啊？”

倔闺女一看是个老头儿，

立刻回击不客气：

“管得着吗！我的名字叫保密！”

“啾，保一密。”

“哼，一看你就是个乡巴佬，

保密就是不能告诉你。”

“噢，那么你的代号是多少哇？

这代号不能也保密吧？啊？哈哈……”

“得了，得了，乡巴佬，你还配给我提意见？

我的代号是零七！

马路对过儿就是商业局，

有本事你找局长告我去！”

喝！把老头儿气得真够呛，

站那儿半天没言语。

倔闺女一看老头儿让她唬住了，

把眼一瞪更神气：

“嗨，乡巴佬儿往后站，

别站这儿影响我卖梨。

那老太太买多少？说，快说，

没想好哇，再上后边排着去。”

“姑娘，你捡大个儿的给我约三斤，

我是带着去串亲戚。”

“对不起，好坏就是它，不让挑，

你要好的，坏的卖谁去？

光是自私自利为自己，

我看你这脑袋应该擦油泥啦！”

说着话，就听“咻啦”的一声响，

拿称盘撮了一盘儿梨。

约了三斤就把称盘猛一扣，

“垮喳”，挺好的鸭梨全都破了皮！

“给钱，给钱，快给钱，

一共四块三毛七。”

“啊？三斤梨就四块多？”

“没错，没错，我还能蒙你？”

旁边儿那老头儿说了话：

“不对吧，牌价上写得很清楚，

一斤梨是四毛七。

三斤梨哪能四块多呀，

应该是一块四毛一。”

“什么？一块四毛一？

三四一十二，三七二十一，

对对对，是差了点，

你给我一块四毛一吧。”

“嘿，你这姑娘真可以呀，

差一点儿？差了三倍还富余呢！

亏了这老同志会算帐，

要不然，这三斤梨，好嘛，等于我买了三只鸡！”

这时候，从外边挤进一个青年人，

嚯，咋一看分不出是男还是女：

长头发披到肩膀上，

还留着两撇小胡须。

他先向姑娘伸出三个手指头，

然后冲着姑娘直作揖：

“哈罗零七，咕得毛宁！”

老太太一听，嗯，这俩人一定有“猫儿溺”！

再看那位倔闺女，

冲着来人眉飞色舞笑嘻嘻，

满脸的横肉立刻顺了丝儿，

说出话来娇滴滴：

“密斯特儿李，三斤鸭梨准备齐。”

包好后双手一捧递过去：

“咕的白——”

嘿！信筒子还想跳芭蕾呢！

过一会儿，倔闺女挤眉弄眼儿直伸脖子，

冲着个中年妇女打哑谜：

最后伸出一个指头又用两手比了个筐，

那女的点头才同意。

“舅妈，你先回去吧，

呆会儿我给你送家去。”

说着，她急忙选了一筐好鸭梨，

藏到了后边屋子里。

呵，排队的看了敢怒不敢言呢，

那老头儿，二次又挺身走过去：

“小同志，大家都在排着队，

不能全都照顾了你的亲戚呀。”

倔闺女一翻眼皮看了看：

“噢，乡巴佬儿又是你！

你老实到后边排着吧，

轮到你呀，我保险叫你最满意。”

“我倒没啥，

你得让大伙儿都满意。”

“好吧，好吧。”

顾客们按着次序把梨买，

那老头儿跟着一步一步往前移。

好容易排到了柜台前，

他放下草帽立刻把钱递：

“小同志，我就买二斤。”

“啾，到你啦，我这儿给你留着呢。”

说着话，从破筐里边撮出了一秤盘儿，

好嘛，一个个又小又烂黑黢黢，

滴滴拉拉直流汤儿，

“哗啦”倒进老头儿的草帽里啦！

老头儿端着草帽看了看，

好嘛，烂梨汤儿顺着手缝直劲儿往下滴：

“小同志，这梨已经不能吃了吧？

吃了烂梨可会拉痢疾。”

“拉痢疾呀，住医院我也管不着，

谁让你那么大岁数馋嘴要吃梨呢！

就你还想吃好的呢？

看看你牙长齐没长齐呀？

我看你活着都多余！
趁早到火葬场里排队去！”
嗨，顾客们全都气坏了，
有个青年工人可真急了，
他冲着倔闺女高声喊，
看样子要给大伙儿出出气：
“嘿，你这售货员可太不象话了，
我看你简直就是个大倔驴！”
嚯，这句话可把倔闺女招翻儿了，
两条粗腿使劲跺地皮，
“噎楞噎楞”直蹦高，
活象个带着气的砸夯机！
“不卖了，不卖了，
姑奶奶不受你们这窝囊气！”
说完话，她把秤砣秤盘拿下来，
紧接着又往屋里搬鸭梨。
其实呀，这回正合姑娘的意，
她早就想着留点好梨拉关系呢。
准备给电影院送上几十斤，
到时候，白看外国电影没问题；
再给百货商场送两筐，
说不定能奔上一台进口电视机。
倔闺女正在屋里想美事哪，
那个老头儿板着面孔跟进去了：
“小同志，大家排了这么长时间的队，

你不卖这可没道理呀。”

倔闺女一看乡巴佬儿进来了，

立刻瞪眼发脾气：

“嘿，你买完梨怎么还不走哇，

我看你是想进来偷东西吧？”

嘿！要说这个老头儿还真有涵养，

和颜悦色并没急：

“小同志，你们商店领导在不在？”

“嗨，找领导？告诉你，

市委书记来了我也不卖梨！”

她心里说：“商业局副局长是我亲舅舅，

他还让我往家送去一筐梨呢。”

“嘿，乡巴佬，有本事你就上对过儿，

到商业局里告我去！”

本想把老头儿给唬住，

没想到，老头儿听了真气了。

二话没说转身过了马路，

一直奔了商业局。

不多时，老头儿领来了一个人，

正是倔闺女她舅舅姓左名叫左得利。

倔闺女一看局长真来了，

心说：“那也没什么了不起！”

她用卫生球眼珠使劲瞪着乡巴佬，

真想用草帽里的那个烂梨，扣老头儿一脑瓜皮！

左局长急忙走过来，

对她使了个眼色态度很严厉：

“零七号，你上班刚刚四个月，
跟顾客吵架这已经是第六起啦！

前一段工作还不错嘛，
怎么今天你又出问题啦？”

倔闺女没明白怎么回事，
心说：“检讨一句就过去了。”

“舅舅，向毛主席保证不再犯了。”

呵！左局长一听这个气呀……

这时候，那老头儿用手一拍左局长的肩：

“老左呀，你这整顿工作还很有差距。

不正之风影响我们的新长征，

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呀。

要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着实要花些大力气。

上梁不正底梁歪，

这问题你要多多去考虑。”

左局长连连点头说“对对”：

“今后我一定要注意。”

“你们谈吧，我走啦。”

那个老头儿说罢转身走出去。

倔闺女越听越纳闷儿啊，

走上前忙问局长左得利：

“舅舅，这乡巴佬儿是谁呀，

怎么对你那么不客气？”

“嘿，你算是给我捅了马蜂窝啦，

他就是新来的市委书记。”

“啊！舅舅，那筐梨我还往家送不送？”

“嘿！这事你就别再提啦，

还不赶快去卖梨！”

这就是，倔姑娘卖梨一件事，

反映了道德风尚的大问题。

幸福属于谁（快板书）

于万海 王金宝 陈连升改编

梁厚民整理

一条大道宽又平，
两旁的白桦入云层。
马路上飞驰一辆自行车，
骑车的小伙真年青。
他戴着墨镜留背头，
穿得漂亮又干净，
“特丽灵”衬衫天蓝色，
“涤纶”的裤子色藏青。
胳膊上戴着电子表，
那自行车是“凤凰”大套“十八型”。
他就是农药厂的宣传干事叫肖俊，
有急事去找他的对象刘婷婷。
他骑车来到农药厂的蔬菜地，
沿着小道往前冲。
见菜地有俩人正在喷农药，
其中一人好象就是刘婷婷：
“婷婷——”他只顾伸着脖子朝前喊，

没留神出了大事情。

就听得“咣溜叭嚓”一声响，

连人带车摔进了菜地化粪池！

有两个人把他从粪坑里拽上来，

抬头一看，正是刘婷婷和青年工人方大成。

“哎呀，婷，我到处找你有急事儿，

为这事把我急成了这德行！”

再一看，黑亮的皮鞋成了土黄色儿，

“涤纶”的裤子粘在了腿上紧绷绷；

“特丽灵”衬衫成花小褂，

浑身上下臭哄哄！

方大成取来工作服给他忙换上，

又帮他把自行车全都擦干净。

“婷婷，肖干事找你有急事儿，

等上班后，我们再把试验纪录来查清。”

(白)“好吧。”

方大成说罢转身走，

肖俊他急忙上前叫婷婷：

“婷！你能不能别再继续搞试验了，

我的话你到底肯听不肯听？”

“什么？肖俊哪，你不是满腔热情支持我，

积极鼓励我报名吗？”

“嘻！婷，那是开始我不懂，

现在我担心你会出事情！

你知道这次试验风险有多大嘛，